

畏友

列敖尼德·日阿里科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畏友

列敖尼德·日阿里科夫

洪川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ЛЕОНИД ЖАРИКОВ
ПОВЕСТЬ О СУРОВАМ ДРУГЕ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8

書號 699 文學 153

長 友

著 者 [蘇聯]列敖尼德·日阿里科夫
譯 者 洪 川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 1/4 插頁 10
字數 286,000
定價 (5) 1.50 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8,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主要人物表

柳尼——本書主人公，鍛工的兒子
瓦俠——鞋匠的兒子
伊留哈——紅頭髮，澡堂擦背的人的兒子
烏恰——希臘男孩
阿遼沙·普波克——「上海村」乞兒
阿布杜洛卡·茨岡——鞭打孩子，礦工的兒子
團卡——阿布杜洛卡的妹妹
帕士卡·阿關——小礦工
維奇卡·多克托爾——柳尼的隣居
耶果爾·烏斯奇諾夫——鍛工，柳尼的父親
格魯孃——柳尼的母親
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鞋匠，瓦俠的父親
瑪特遼娜大娘——瓦俠的母親
米恰依大叔——革命領導人
西洛特卡——織器匠
摩俠——鞋匠，猶太人

古先大叔——礦工，韃靼人，阿布拉洛半的父親

王力——礦工，中國人

費嘉——鐵匠

娜嘉——共青團的組織者，米恰依大叔的女兒

奇爾諾沃洛——礦工

別奇卡——礦工

別嘉——機關槍手

克爾波爺爺——農民

仙卡——賣臘腸的人的兒子

崔布良——開臘腸鋪的商人，仙卡的父親，反動分子

木拉特——開雜貨鋪的

尤茲——冶金工廠主人，資本家

約安——神父

奇托夫——飯館老闆，資本家

「亞布洛奇科老爹」——馬赫諾匪徒

抓格來巴——警察

沙托舍將軍——地主，市長

根納基·沙托舍——地主的兒子

馮·格拉夫——煤礦主人的兒子，鄧尼金匪軍軍官

獻給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說，通過頓巴斯工礦區幾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孩子們的成長，通過他們對事物的了解的變化，通過他們在鬥爭實踐中所採取的英勇行動，把偉大的蘇聯工人階級在革命初期所進行的最艱苦困難的鬥爭面貌，真實動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它描寫了在準備和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鬥爭，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的鬥爭，作者提供給讀者的是一個色彩鮮明的周密完整的故事。

這本小說一九三八年在蘇聯出版時就獲得廣大讀者的高度評價，一九五二年作者進行了修改和增訂，獲得了更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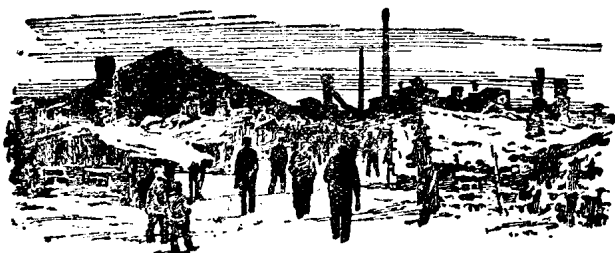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部 帶着鐐銬

第一章 皇帝	三
第二章 上帝	三
第三章 紅墨泉	八〇
第四章 帝國的覆滅	一三三
第五章 四月	一五〇
第六章 卡里甫斯河上之戰	一八九

第二部 暴風雨

第七章 十月	二一九
第八章 城市上空旗幟飄揚	二四八
第九章 德國人和日耳曼人	二七四
第十章 愛	三〇五
第十一章 鄧匪	三三九
第十二章 最後的一夜	三六三



第 一 部

帶 着 鏢 鏑

第一章 皇帝

上帝，埋葬皇帝吧，

強大的和神聖的，

我們的皇帝是該死的，

上帝，埋葬我們的皇帝吧。⊖

一

當英國人尤茲在卡里苗斯河岸上建造他的冶金工廠的時候，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就徒步上這兒來了。

紅頭髮的比利時人工頭皺着眉，打量了他的高大的身軀，摸了他的筋肉，看了他的牙齒之後，才在他的背上用粉筆畫了一個記號，並且嘟囔了一句：「到礦坑去！」

這個舉目無親的少年，庫爾斯克省偏僻的鄉村裏的牧童，就這樣當了礦工。

⊖ 這是革命前的被壓迫的人們因痛恨沙皇而把俄國國歌的歌詞加以變動的詞句。俄國國歌的歌詞原來是：「上帝，保佑皇帝吧！強大的，統治的，正教的皇帝，爲了我們光榮，統治吧！」——譯者

在挨近礦坑的工廠裏，正在建造高爐。墳地也就在這裏：有一些新墳，墳上立着匆促做成的十字架。這裏也是傾倒鐵屑的地方。山羊在墳上蹣跚着。

在墳地後邊，尤茲用木板搭起了一些低矮的棚子，裏邊有上下兩層的板鋪。板鋪下邊，在潮溼的土地上跳着蛤蟆。在棚子裏，像在火車站上那樣，一個緊挨着一個地住着男子，婦女，小孩，老人。在那裏，吃奶的小孩兒的啼哭，老人的咳嗽，粗野的詬罵，手風琴的輕微的歎息：各種不同的聲調組成的喧嚷聲音從來沒有停息過。

有家眷的人總算是跟鄰人分隔開的：家長在地上劃一條界綫，對鄰人說：「那邊算是你的屋子，這邊算是我的，免得吵架。」

可是，孩子們不喜歡界綫，他們到我這裏，找到你那裏地來回跑，常把劃出的界綫踏得模糊不清。婦女之間時常吵嘴，有時吵到打架。

板棚的上空一向凝聚着工廠的煙塵，自造火爐的炊煙，腐爛了的垃圾的臭氣。可是周圍幾百里都是鮮妍的、碧綠的、充滿音樂和鮮花的草原。

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總是低着頭走路，誰也不看。他默默地走下礦井，愁眉不展地下工回來，在門旁拋下丁字鎚，也不脫衣裳，就那麼黑黑的、沉重的，倒在板鋪上睡去了。

後來，當陡峭的卡里苗斯河岸上伸展出一排歪歪斜斜的小土屋的時候，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結了婚，他自己也造了一所低矮潮溼的土屋。他在牆壁上齊地平綫那麼高的地方挖了一個窗孔，這個窗孔是那麼小，如果有人窗口往裏探望，土屋裏就黑黢黢的了。

不久以後，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的家就添了人口——生了個兒子。他們按規矩在教堂裏給頭生子行了洗禮。那位在一里路外面就能使人聞到他的酒氣的本城神父約安在新生嬰兒脖子上掛了一個銅十字架，給他命名爲瓦西里。

鄰人們都來給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道喜。

「將來他的脾氣可大呀，」一位鄰人看見孩子皺眉，就這麼說。

「一定是個勇敢的，」另外一個人說，「瞧他那麼咬着嘴唇。」

「不要愁啦，阿尼西木，」第三個人安慰他，「現在你活下去就不害怕了，養活你的人長大了，就是你的依靠了……」

二

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了。尤茲貼出了一道命令：勞動日延長到每晝夜十五小時。工人用宣佈罷工來對抗這道命令。尤茲喚來了警察，把發起人逮捕了。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和很多其他的人都被編入犯人連開到最前方去。

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在戰壕裏只逗留了三天，第四天他的兩條腿就被砲彈炸掉了。住了三個月陸軍醫院之後，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就回家來。

火車把他送到家鄉的時候，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在車站上住了兩晝夜，不敢出現在他的妻子的眼前。他曾在木頭站台上爬着尋找熟人，想打聽一下家中的情況，可是周圍只有傷兵的拐杖在無情地

咚咚響着，陌生人的怨恨的面孔在閃過去。這樣就只好坐車回家了。

胖大的、繫着綠色腰帶的馬車夫，像抱孩子那樣把他抱起來，放在車廂裏。

在車站後邊現出了故鄉的景物：工廠的煙囪，散佈在草原上有着烏黑的杆子山的礦井，礦區村落的白色小房子。

他們終於進入城市了。

街道兩側排列着商店，這些商店是用這樣的招牌裝飾着的：「齊托夫麵包圈鋪」，「崔布良父子食品雜貨肉類商店」。在廠主布洛得斯基的房子上，掛着一幅顏色鮮豔悅目、繪着假腿的圖畫。圖畫下邊寫着：

假 腿！假 手！

輕便、結實、精緻

價目表和怎樣計算尺寸的說明，一經函索，即行寄奉！

格利什曼 與 溫得列爾

聖彼得堡，意大利街十號

兵士們在大街上閃爍着刺刀雄赳赳地齊步走着。在慷慨激昂的隊伍的上空，響徹着有漂悍的口哨聲伴奏的、整齊的歌聲：

德國皇帝寫呀，寫，

寫給俄國皇帝：

「我要征服全俄國，

自己也到俄國來住……」

馬車拐進了胡同，在坎珂的路上顛簸起來。

郊區：用野地裏的亂石壘起來的矮牆，生滿了藜藿的院子，憔悴的兒童的啼哭聲，三角琴的嘈雜聲。

在遠處出現了一棵熟識的白槐。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的心緊縮起來了。許多年以前，是他親手把這棵白槐種在窗前的呀。

也出現了那所土屋：那破舊剝落、陷入土裏的、但是上面每一塊木片都是親近的小土屋。

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出現在門口的時候，瑪特遼娜大娘愁悶地看了他一眼，隨着就對他一擺手說：

「上帝會賜給你的，老總，我們自己也沒有東西吃呀。」

可是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並不走開。於是，她仔細端詳了他一下，接着就驚叫一聲，暈倒在地上了。

人們把昏絕了的她抬到這輛現成的馬車上，送往醫院去。

我們，這條街上所有的衣衫襤褸的小孩子們，都跑來看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

我們小心翼翼地、蹣跚地走到窗前，往裏張望。真令人不能相信，這個不久以前還用他的強壯的身軀使我們駭怕的高大的礦工，現在竟變成一個像不倒翁的矮子，並且是那樣地在小土屋裏兩手撐在地上爬動。

我屏住氣息注視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看他在土屋裏將做什麼。在那裏，在木牀上，他的害病的兒子瓦俠——我的第一個朋友和保護者——蓋着破被睡着。病人的枯瘦焦黃的手臂在被外擺動，他一定在說夢話。

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看着兒子，眼淚順着鬍鬚滴下來。以後，他的臉痛苦地皺起來了。他打了自己的臉一拳，隨着就像女人一樣細聲細氣地哭號起來，並且把頭埋在被褥裏。

我們急忙離開窗戶走開了。

第二天早晨，人們把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也用車送往醫院去了。據說，他把半茶杯硫酸銅當水喝了下去。

三

整整六天，阿尼西木·伊凡諾維奇的土屋都是無人照管的，陰沉沉的。我們的母親曾去照顧害病的瓦俠，但是，不知道因為什麼，不讓我們小孩子進去。天黑了的時候，我偷偷地鑽進了土屋，摸到牀，就坐在牀邊上。

屋子四角都潛藏着陰森的寂靜。蟋蟀在牆外什麼地方鳴叫，掛鐘在壁上滴答地響。

我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聽着夜間的沙沙聲和我的朋友瓦俠的微弱的呼吸聲；離開他的時候，我心疼這個孤苦的朋友，覺得很悲痛。

瓦俠比我年長，可是我們像親兄弟一樣友好。我愛他勇敢。他什麼也不怕：不怕打雷，不怕狗，也不怕警察。在我們常去玩耍的那個老磚窖上，瓦俠能攀着扒釘爬到很高的煙囪頂上，從那裏快活地向我們搖擺帽子。當他在煙囪邊緣上走起來的時候，我嚇得心都緊縮起來了。所有的孩子們都羨慕他的勇敢！

現在，我由於不知道用什麼去幫助害病的朋友，心裏很難受。

有一次，我在懷裏給他帶來了我在房簷下捉着的幾隻活麻雀。麻雀在小樹兒下邊撲騰，它們的翅膀搔得我的身上發癢，我不停地笑，想把瓦俠也逗樂了。可是，他却愁悶地瞧着我，低聲說：

「放了吧，不要折磨它們。」

我把小窗戶打開一點兒，麻雀就飛出去了。

另外一次，我在開雜貨鋪的木拉特那裏給他掙來了一塊長長的水果糖（木拉特午飯後在院裏槐樹下睡覺，我替他趕蒼蠅來着）。這件禮物使瓦俠很高興。我們把這塊糖掰成兩半，後來我又從我的那一半上掰給他一小塊。

第七天，瑪特遼娜大娘從醫院裏回家了。她手扶着牆，走得很慢。

從早晨我就在瓦俠的土屋周圍繞彎兒，可是，怕走進去。直到傍晚，太陽在工廠的鉗子山後邊落下去，我們的歪斜的街上已經沒有人的時候，我才悄悄地走近那打開着的小窗戶。